

書林斷簡

历史的意味

不是旅行季节的旅行

学问的意义毕竟久远

用图像呈现文明史

当时髦入了辞典

什么够资格称『中国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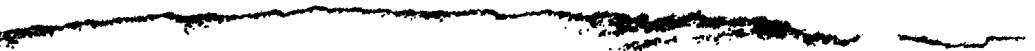
穿行书林断简

葛兆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穿行书林断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行书林断简 / 葛兆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

(书与人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1980 - 0

I. ①穿… II. ①葛… III. ①中国 - 古代史 - 文集
IV. ①K2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1007 号

· 书与人丛书 ·

穿行书林断简

著 者 / 葛兆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徐思彦

责任编辑 / 赵 薇

责任校对 / 王 慧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 5.25

字 数 / 127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980 - 0

定 价 / 2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卷首弁言

这里收录的，都是与书有关的文章。

我常常觉得自己有点儿像“蠹鱼”，不止总是在书册中寻找乐趣，靠着啃蚀字纸为生，还以制造书本为业。南宋人陆游《灯下读书戏作》也曾说自己像“蠹鱼”，一生守着微光读断简残篇，心中快乐，根本不在乎世俗讥笑，但是，他可以说“闭门谢俗子，与汝不同调”。这种自负读书的话，是在近千年前还是“万般唯有读书高”的时代说的，换了今天，也许就叫做“缘槐且闭目，坐井复塞听”，只好让人嘲笑“充饥凭画饼，纸上妄谈兵”了。不过，这也许是多年的习惯了，在书前《穿行书林断简》一篇中，读者可以看到这种命运的由来。自从大学读了古典文献专业以来，生活更是与书册彼此纠缠或者相依为命，于是，若干年中写下了不少这种读书的文字，这里，借了《穿行书林断简》为名，把这些文字编成一书。

在这些文字中，一部分可以算是书评，多关学术；一部分则是感想，无非是读了书后的随手涂鸦；还有一部分则是我自己论

著的序文，其实就是“从实招来”，把写书的缘由交代给读者。需要再交代的是，这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全是因为罗志田教授的建议和徐思彦女士的好意。

2010年7月12日于上海复旦大学

目录

卷首弁言	001
------------	-----

楔子·穿行书林断简	001
-----------------	-----

第 I 辑

历史的意味——读两种历史教科书和入门书的随想	008
------------------------------	-----

域外中国学资源的中断与接续

——读马伯乐论著中译本	021
-------------------	-----

见微与知著——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第七卷）	028
-------------	-----

彼此环绕和交错的历史——评夫马进主编《中国东アジア

外交交流史の研究》	042
-----------------	-----

我们能够拥有多少知识？

——读《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054
---------------------	-----

重绘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地图——评罗志田《权势

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	068
-------------------------	-----

第 II 辑

重读潘光旦先生——写在《潘光旦文集》出版之际	092
------------------------------	-----

不是旅行季节的旅行

- 读罗常培《苍洱之间·蜀道难》 097
- 学问的意义毕竟久远——读《周一良集》 101
- 古今知识世界的分类及其冲突
- 读朱越利编《道藏分类解题》 105
- 宋代民间信仰的历史学研究思路
- 读皮庆生《宋代民间神祠研究》 110
- 用图像呈现文明史——读《图说中国的文明》 115
- 当时髦入了词典——读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辞典补编》 123
- 在道教与文学之间——读《想象力的世界——
二十世纪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论丛》 126
- 非典围城中读疾病史论著 133

第Ⅲ辑

重提古典文献的意义

- 《古诗文要籍叙录》修订版前言 136
- 我注唐诗——《唐诗选注》新版序 145
- 来自“中国”的思想史
- 《中国思想史》韩文本序 154
- 什么够资格称“中国经典”？
- 《中国经典十种》修订版序 158
- 代后记·关于书评的写作 162

楔子·穿行书林断简*

断简之一：三年一箱书

三十五年前的秋天，我离开城市去当农民。记得那天下雨，天色沉甸甸的，阴云好像扯也扯不开，风卷着细雨斜斜地漫过来，空气中就有一种忧郁。我告别家人的时候，并不像徐志摩告别康桥那么轻松，“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带的东西很沉很沉，左手提着足以过冬的行李卷，右手拎着一个很重的樟木箱。

箱里装的，是我后三年天天翻看的书，现在想想，还记得的书里面，有一套说不清楚什么版本的《石头记》，因为书前书后各缺了好几页，不过，后来三年里它成了我的镇箱之宝，在那个年代里，“夜深挑灯看禁书”，没有革命说教的书反而“奇货可

* 这是2003年冬天，我在台湾大学任客座教授时写的，原载《阅读的狩猎》（台北，Net and Book, 2004），现收于此。

居”似的身价百倍。有半套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说半套太夸张，其实三册里只有一册，还缺了好几页。还有两本封面已经看不清楚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本《宋元学案》只是半部，其实还缺了卷五十一以下的一册。此外，还有当时年轻人最爱读的三部英雄主义小说《斯巴达克斯》、《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来的三年里面，这些书成了我煤油灯下的伴侣，在阅读中，我可以时而很革命地想象世界“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仿佛“不窥牖，知天下”；时而很哀婉地想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被一首《葬花辞》借去半天的心思；时而又被历史挟裹着情绪沉浮，快意地念诵着“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和杜甫一起经历大喜大悲。

在那个时候，这些很稀罕的书也是可以互相借的，毕竟都是同命运的人，所以一千多天里面，这些书被周围二三十里的朋友借来借去，从这一寨子到那一寨子，渐渐越借越少，直到有一天，它们终于再也找不见了，也正是这个时候，我离开了那个一千天与我日日相伴的苗民和苗寨。

走的那天，天还是下雨，天色仍然沉甸甸的，我左手拎的还是那个行李卷，右手拎的还是那个樟木箱，可是箱子却变得很轻，书已经没有了，那一行行的字、一首首诗和一个个故事，化成文字的精髓驻扎在心里。

断简之二：书林穿行

四分之一多世纪以前，我从贵州考进了北京大学。也许是读大学时，已经快到而立之年的缘故罢，那时候的人，仿佛格外珍

惜读书的机会，我可能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最勤快的读者。那时北大的学生好幸运，学生的借书证，居然可以借出十函线装书。于是，绝不让它有半天的闲置，每次到图书馆去，都是用网兜扛出一大堆来，几天以后，匆匆地又扛一大堆去还，害得图书馆员支起老花眼镜，从镜框上用疑惑的眼光打量我，心想，到底这家伙是真的看，还是借来还去，扮演狗熊掰棒子的把戏作作样子？其实，怎么会是做样子？那个时候，看书好像疯了一样，在苗寨昏暗的煤油灯摇曳之下，也能看他个三五小时，何况是在大学宿舍明亮的日光灯下！

常常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库里穿行。那个时候，好多线装古书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人翻看过了，上面积满的灰尘常常会让人喷嚏连连，苦不堪言。不过，看书，看古书，看没有人看的古书仍然是一种愉悦。除了看书的愉快，也有过意外的发现，放在尘封已久的书库里的书中，有时会夹了一些名人当年偶尔遗忘在书中的便条和书简。这些便条或书简夹在书里几十年，也把往事尘封了半世纪，被我偶然地撞见，常常让我有寻宝得宝的惊喜。一次，看到一位已经过世的老先生当年给胡适的信，信上卑躬屈膝地央求胡适，能否给刚刚毕业的他找个差事，顿时让我想起后来他严词批判胡适的事情，不由得产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但稍稍也有一些窥破人心后不够厚道的窃喜。

看书也有怅然若失的时候，我当时重点看宋人文集，自以为看得前无古人地多，但当年北大图书馆所藏很多宋人文集的借书签上，却都签有“钱锺书”三个字，也许是当年他做《宋诗选注》时的记录，这让我仿佛有“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觉，直到翻得一册没有钱先生题字的书，才嘘出一口气，好像发现一部钱先生没有看过的宋人文集，也仿佛是一个大发现似的。不过，这

种发现似乎不太多，这时才体会到前辈学者读书范围的广大。

在这种阅读中过了二十五年，渐渐地没有了炫博争胜的念头，只是仍然一本一本地看。看书成为一种习惯，习惯如果很顽固，就仿佛上瘾，“瘾”这个字用了“病”字作偏旁，真是有它的道理。妻子打趣说，现在我好像一天不看书，就好像烟鬼没有烟抽一样，觉得欠欠的，心里好像空了一块儿。书林中的穿行，似乎成了日常功课，纸上的旅游，往往比地上的旅游更开心。今年到台湾大学来，便一头扎进图书馆，因为这里有当年日据时期台北帝国大学购置的好多日本早期杂志，在密集书库中一本一本翻，扑面而来的是旧时纸张油墨放久了以后特有的微微霉味，在这种气味中我想起百年以前的往事，不免又随着历史重走一遭。

断简之三：旅游、围猎和侦探

说到阅读，陆续想起来三个比喻。

先想到的一个，是参加旅行社的旅游者，一大队人由导游带着在书林里浏览随喜，读不读得到好书要看导游是否尽心。不必太怀疑这种导游的意图，旅行社的导游大都有一个固定的套数，成了套数的路线选的是公认的景致，虽然未必真实，却总是大致不差地让你满足“到此一游”的愿望。跟着学术导游和导读走，这是普通读书人的路数，看看历来的“导读书目”，也看看年年要评的“十大好书”、“必读书单”，想起的是梁启超、胡适之这些人开出的“最低限度阅读书目”，虽然让鲁迅狠狠地挖苦一通，但是这些青年导师大体上并不是有意害人的人，不妨跟着走上一趟。

当然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我前两年就当过这样的角色。有

一次是应邀给暑假读书郎开书目，想了很久才知识与兴趣兼顾地开出十一种（不知道为什么是“十一”）。想了很久，说明我还是真心实意地想贡献一些经验。不过，套用胡适之的一句话，读书被人牵了鼻子走，终究不是好汉，所以更上一层的，是读者自己在书海里寻觅，于是，这里就有了第二个比喻，就是猎场秋狩的打猎人。看英国人打猎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大概就像当年我们清朝八旗的木兰围猎罢，大规模地包围和驱赶，虽然不像殷墟卜辞和《逸周书》里记载的每次都能猎获若干虎鹿，但总是可以寻到一些狐兔。这比喻的是自己到图书馆去访书，或者到旧书摊里寻书，整日价地穿行在图书的密林里面，有时眼睛一亮，找到三两种喜欢的书或者有用的书，有了收获，便掌得胜鼓而去，一骑绝尘。

这是最愉快的阅读者，没有强迫性的耳提面命，没有功利性的计算考量，兴趣是唯一的指标，愉快是最后的收获。但是，对于我们这种职业读书人来说，那仿佛是奢侈的阅读，绝不是我们这种专业的阅读者。那么，我们是什么读者呢？这里就有了第三个比喻，就是我们这种阅读者仿佛是专门职业的侦探。左抽右绎，上下求索，当年傅斯年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什么？找破案的线索，于是阁楼上翻翻，弄得满身尘土，垃圾里找找，惹得一团臭气，找到了兴高采烈，找不到垂头丧气。记得有一年我在北京柏林寺的图书馆看清代所刻的旧书，外面雪花飘飘，屋里煤气熏人，偏偏翻的书里虫眼伴着霉味，让人直打喷嚏，八小时过去，天色擦黑，却没有找到半个线索，于是这一天心情郁闷。

断简之四：书事记幸

心情郁闷固然免不了，但是意外惊喜也不少。侦探式的阅读，常常已经进入专业研究，专业研究其实是苦事，因为它必须锱铢必较，寻头觅缝，把赏心乐事变成自我折磨，把养情怡性变成智力考校，人与书过不去似的想穿透纸背。唯一的愉快，就是在“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时候，突然“得来全不费工夫”地找到线索，使案情豁然开朗。

说起来，像古典学者瓦拉（Lorenzo Valla）以精密的语文学文献学推翻“君士坦丁封赐”（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的历史、商博良（Jean Francois Champolion）从阿布辛勒神庙铭文破译埃及古文字从而打开古埃及大门，这样的幸运并不是常有的事情。不过，侦探式的阅读者也常常有意外的惊喜。我自己记得很清楚的两有两次，一次是在法式善的文集中偶然发现内府《全唐文》的线索，从而步步推演，顺藤摸瓜，确定现在的清朝官修《全唐文》原来借用了海宁陈氏早年编的《唐文》为底本，并不全是清朝官方学者的辛劳。那是20年前的事情，刚刚出道就有所斩获，这让我至今感到很得意。一次是在日本大阪关西大学图书馆发现王国维先生《殷墟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的手稿，从而知道近代学术史上这篇最著名的论文，现在通行的版本都没有后面的《余论》，所有的研究者都不知道这篇《余论》的存在，然而他送给内藤湖南的这份手稿后面，却附有这一段思考很深的文字，顿时让人明白，其实看似细碎的考据背后有一个很大的理论支撑，看似传统的方法背后有极现代的想法，这真是学术史上的一大因缘。记得刚刚看到那手稿的时候，高兴得仿佛掘到金矿。

混杂着艰辛和愉悦，时而心烦意乱，时而兴奋莫名，有时面对书山厌烦得几乎无法继续下去，但是有时又如瘾君子一样对书本恋恋不舍。可是阅读就是“命”，“命”可以有很多种含义，它是“命运”，也是“宿命”。人有时是很奇怪的，视作“生命”的东西，有时未必是最快乐的，相反有时它好像是折磨人的，“偏偏是你冤家，磨得人好苦，却是唤作相思”，一个以学术为职业的侦探式阅读者的精神，大体皆是如此。

历史的意味

——读两种历史教科书和入门书的随想*

在学术界始终把高深论文专著作为评定水准高低，而教育界又把号称研究著作的书当做换取名声和职称的依据的情况下，各种历史著述中，学者最容易忽略的是教科书和入门书，而读者虽然看得最多，却也最容易轻视的也是教科书和入门书。可是，传递学术消息也罢，培养写作习惯也罢，建构民族传统与意识形态也罢，最有力的偏偏还是教科书和入门书。虽然很多学者看到这些浅显通俗的著述，就撇撇嘴掉过脸去表示不屑，但他们自鸣得意的高头讲章，无论在销路上还是在影响上却始终比不上这些通俗读物。尽管很多学者把写作的目标总是锁定在精深的学术著作

*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1月15日、11月29日。（张元、李孝悌合编《历史》（上下册）及《历史教师手册》上下册，台北龙腾文化事业公司，2000；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著《剑桥插图中国史》，赵世瑜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

上，不过，大多都是从学生出身的他们却在意识的深处被教科书或入门书所规训和控制。

最近，看到一部很有启发性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即台湾的张元和李孝悌合编的高中教科书《历史》，还有一部通俗的中国史入门书，是美国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写的《剑桥插图中国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正巧我对现在的教科书有一些想法，自己又正在编写或参与编写几种教科书和入门书，所以，不免看得格外仔细些。下面是一些有感而发的话，说不上是书评，一半是读惯了自己教科书和入门书的人读上面这两部书的感受，一半是在这两部书的映衬下，对我们目前通用的历史教科书与入门书写作观念与方式的反省。

乍一读后，第一个感觉是这两部书写得比我们的教科书好看。《历史》编者之一的李孝悌在一次讨论会上曾说，“教科书要有内容，深入浅出，可读性应放在第一位”。这很对。不过依我的理解，所谓“可读性”并不仅仅是文字技巧的问题，而是一个叙述内容的问题，更是一个历史理解的问题。所谓“好看”并不一定等于通俗，就好像“枯燥”并不一定等于深刻一样，要把历史著作或教材写得好看，让人想读还愿意读下去，在于如何理解“历史”，以及如何经由历史叙述传递“历史的精神”，即怎样把历史放在一个好的叙述思路中，通过精心选择的情节和文字，传递学术思考的深度和难度，使阅读者理解和感受历史，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技巧，更是一个关于“历史何为”的观念问题，绝不

仅是“通俗”和“深奥”的写作形式的分别。其实，像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和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 - 1980*），何尝因为它们写得生动而成了通俗？其实有学术的“历史”和没有学术的“戏说”，是很容易分别的。

也许还得重新讨论“什么是历史的意义”这一老话题，因为只有明确什么是“历史”的意义，才能确定历史写作的目的，而只有确定历史写作的目的，才能明确历史该如何写作。通常，历史著作常常就是一种历史记忆，然而从不同时代、不同立场和不同思路出发的往事回忆，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叙述，建构出不同的现代位置，不止是个人回忆会有种种夸张、遗忘和涂抹，整体的历史叙述也会由于环境和现实而变化，表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取向，所以，“历史何为”是一个很难回答的老问题。不过，近代以来，在各种宗教－文化－民族的“共同体”中，溯源寻根，通过自己的历史叙述来界定个人、民族的身份认同，已经是常用方法，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他自己写的《文明的文法》这本教科书的序言中说，“历史学不应当热衷于民族主义的编造（民族主义是常常应当受到谴责的），也不应当只沉湎于人文主义（尽管人文主义是我所偏好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历史学消失，国民意识也将因此不能存续，而如果丧失了这种国民意识，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都不可能存在有独立的文化和真正的文明”。

说到历史的意义，在这里顺便说一个例子。哈佛大学有两个教授曾经合开了一门课，专门给一些决策者讲历史的作用，这门课的讲义后来出版了一本书，中文本名叫《历史的教训》，而英